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唐人傳奇

吳志達

7.41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唐人傳奇

吴志达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147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唐人传奇

吴志达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75 字数 81,000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8,500

统一书号：10186·251 定价：(五)0.34 元

目 次

一、唐传奇的名称和渊源	1
(一) “传奇”名称的由来	1
(二) 志怪小说对唐传奇的影响	2
(三) 史传文学与唐人传奇的关系	6
(四) 小说至唐代而一变	10
二、唐传奇兴起的原因	14
(一) 社会政治和经济对传奇创作的促进	14
(二) 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与传奇创作的关系	19
(三) 科举制度对传奇创作的作用	22
三、唐传奇发展概况	25
(一) 从志怪小说到传奇小说的过渡	25
(二) 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	31
(三) 传奇小说的演化与衰微	41
四、唐传奇对士族婚姻制度的批判	45
(一) 风尘女子的血泪控诉——《霍小玉传》	46
(二) 寒门闺秀的爱情悲剧——《莺莺传》	52
(三) 反抗士族婚姻制度的凯歌——《李娃传》	57
五、唐传奇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 的反映	62

(一) 《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所反映的矛盾性质	64
(二) 《周秦行纪》、《上清传》与党争的关系	69
六、唐传奇对中晚唐社会矛盾的描写	74
(一) 从《红线传》看藩镇之间的矛盾	74
(二) 《虬髯客传》的时代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78
(三) 《昆仑奴》、《聂隐娘》及其他	82
七、唐传奇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	87
(一) 对昏君的讽谕	
——《东城老父传》和《长恨歌传》	88
(二) 对暴君的批判	
——《开河记》、《迷楼记》和《海山记》	93
八、唐传奇的艺术成就	101
(一) 创作方法上的几种基本倾向	101
(二) 严谨完整、波澜起伏的艺术结构	109
(三) 丰富多样、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	115
(四) 精警华艳、优美动人的语言艺术	122
九、唐传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33
(一) 为小说争得应有的地位	133
(二) 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36
(三) 整理和研究唐人传奇的概况	144
后 记	147

一、唐传奇的名称和渊源

(一) “传奇”名称的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通常称唐人短篇文言小说为“传奇”。最早用“传奇”作小说集名称的，是中晚唐时期的作家裴铏〔xíng 邢〕，但把小说叫作传奇，倒不是裴铏的发明，而是人们根据这种小说记叙奇行异事的特点，约定俗成的一种名称。元稹〔zhěn 诊〕的《莺莺传》，原名就叫《传奇》。不过在中唐以前，文坛崇尚诗文，小说这类文字，篇幅较长，写得委婉曲折，又有一些虚构戏谑的成份，不为正统派文人所重视，轻蔑地称它为“传奇”，以示与高雅的古文相区别罢了。其实，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就曾写过“传奇体”的《毛颖传》，柳宗元也写过《河间妇传》、《段太尉逸事状》之类的作品。虽然有人嘲讽这类作品是“无实驳杂”之说，但是韩愈却公然把孔夫子“犹有所戏”拿出来作挡箭牌，认为创作带有戏谑性的“驳杂之说”，也无害于儒家之道^①。柳宗元更把《毛颖传》推崇备至，而

^①见《昌黎先生集》卷十四《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

驳斥了批评者^①。随着传奇体小说创作的繁荣，“传奇”的名称，也就应运而生了。裴铏以“传奇”题名自己的小说集，正是传奇这种新兴文学样式受到人们欢迎和赞赏的见证。北宋时的古文家尹师鲁，把他的师友范仲淹作的《岳阳楼记》，也贬之为“传奇体耳！”^② 这是古文家的偏见。但也可以说明，从中晚唐至北宋，“传奇”这一名称，是专指短篇文言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到后来却有了变化，南宋和金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也把杂剧称为传奇，明、清时代则称南戏为传奇。这样，同一名称，在不同时代，就有了不同的含义。

唐传奇与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两枝奇葩。宋人洪迈称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③ 近人汪辟疆也曾说：“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④ 唐人传奇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这除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其小说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

（二）志怪小说对唐传奇的影响

追溯小说的渊源，当然与神话传说有关。但就

①见《柳河东集》卷二十一《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②陈师道《后山诗话》。③转引自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前言》。

④汪辟疆《唐人小说·序》。

散见于古籍的那些片断的神话与传说本身而言，还不足以称为“小说”。属于纪传史体裁的《穆天子传》，则大体具备了神话小说的要素，故事情节已较完整，想象颇为丰富；书中西王母的形象，也不同于在这之前成书的《山海经》中所写的半人半兽的怪物，而是善于吟和应酬、富于感情的女仙了。它对后来的《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和《西王母传》等野史杂传，影响是明显的。

对唐人传奇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是六朝的志怪小说。六朝时，描写神仙方术、鬼怪变异的作品，为数甚多；大体上是沿袭《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神话传说，而在新的社会土壤中有所发展的。另外，从“丛残小语”^①、杂传琐记一类发展来的，记述人间轶事琐闻的所谓“志人小说”，对唐人传奇也有影响。

志怪小说的故事情节都较简单，但是某些来自民间传说或带有别传性质的作品，情节较为曲折，结构相当完整，并开始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些作品富于浪漫性的想象，某些细节描写也较真实生动，语言大都比较精炼。这些都为唐传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志怪小说的题材，对唐传奇的影响是深远的。初

^①东汉桓谭《新论》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见《文选》卷三十一《李陵从军》李善注引。

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志怪色彩就很浓厚。它写梁将欧阳纥于南征途中，美丽的妻子忽然被猿妖窃取，纥追寻到猿妖所居岩洞，与群妇协同，计杀猿妖；但其妻已经怀孕，生下的儿子很象猿猴。这故事的原始情节，与干宝《搜神记》中的《猿国马化》相似：说蜀中西南山上，有个与猿猴相类的怪物，名叫“猿国”，又名“马化”，凡是过往的美貌妇女，便被它所盗取，生下孩子，则送还其家抚养，所以当地有许多人是猿国马化的子孙。这两个故事的源流关系是很清楚的。初唐张文成撰《游仙窟》传奇，内容的性质，固然与六朝作家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遇仙》不同，前者的“游仙”，是游逛艳冶女子所居之地；后者的“遇仙”，是乱世人们对世外仙境的向往，对幸福的爱情生活的理想。但就题材和艺术构思而言，两者的启承关系又是很显然的。张文成对如何发现“神仙窟”的描写，仙窟中华艳的陈设和丰盛的宴席，以及崔十娘、五嫂为他送别的情景，与刘义庆对刘晨、阮肇遇仙过程的描写，颇为相似，不过篇幅的长短、文笔的繁简粗细大不相同罢了。唐传奇繁荣时期的一些名篇，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借短暂的梦境来反映漫长的现实人生中荣辱得失的变化，这种艺术手法，就源于《幽明录·焦湖庙祝》；《离魂记》中，倩娘为追求爱情的幸福，离魂私奔王宙的情节，也是受《幽明录·庞阿》石氏女神魂投奔意中人庞阿的启发；晚唐皇甫氏《原化记·吴堪拾螺》，白螺姑娘为志

诚朴实的鰥夫吴堪料理家务的故事，则从托名陶潜《搜神后记·白水素女》螺精的故事演化而来。至于志怪小说中写人与鬼狐妖仙恋爱的故事，如《搜神记》中的《天上玉女》、《吴王小女》、《阿紫》，《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遇仙》、《黄原》等篇，对唐人传奇同类作品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就不赘述了。

六朝的志人小说，尽管在题材、主题和浪漫性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不象志怪小说那样对唐人传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在记事传人的艺术技巧上，也为唐传奇积累了某些经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志人小说，主要是记载汉魏六朝间上层社会中某些人物的传闻轶事，每则篇幅都很简短，但它的现实性较强，写人记事都注意生活的真实性，艺术技巧也较高。题材上突破志怪的藩篱，写作目的和手法上，不仅着重认识作用，更注意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娱乐的作用。《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精炼而含意深永，善于抓住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典型特征，或通过具有个性特点的对话和动作，乃至某些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的面貌神态，栩栩如生。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称赞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这话是讲得很对的。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它虽然不属小说一类，而只是一部记叙性散文，但它在记事、状物、写

人诸方面，都较简炼生动，对唐人传奇描写都市生活、寺院风物和人情事态，也似乎不无影响。

(三) 史传文学与唐人传奇的关系

我们肯定六朝小说对唐人传奇的重要作用，但是，仅仅有六朝小说这个源头，还不大可能出现唐人传奇这样艺术上相当成熟的小说。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还很少有完整、丰满的艺术典型，与唐人传奇中出现的称得上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有着相当一段距离。在结构和人物描写方面，唐人传奇得力于史传文学的传统，是极为明显的。从先秦两汉至六朝的史传文学，虽然不是小说，但它们对人物的描绘、故事的叙述和气氛的渲染等，已经带有小说的成份，能够引人入胜。尤其是介于正史与小说之间的野史杂传，描写人物的细致生动，结构的严谨完整、富于波澜，对于唐人传奇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叙述战争见长的《左传》，很善于在描写战争过程中刻画各种人物的性格。《战国策》则擅长在记言中表现人物细微的动作和精神面貌。而《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对情节的巧妙安排，人物形象的精细描写，更富于小说的艺术魅力。在宋初编纂的古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中，被列为“豪侠”类及“杂传记”类的唐人传奇，在表现形式上，与《史记》等正史传记非常相似。它们大都是故事性

比较强，首尾都很完整，文章开始先把人物家世、生平甚至外貌特征作简要交代，然后展开人物间的矛盾冲突，情节曲折，叙述生动，而结尾往往是作者的评论，通过评论来表明作者的思想倾向。我们试把《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与唐人传奇《冯燕传》略加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游侠列传》中关于郭解的描写是这样的：

郭解，軹〔zhǐ 只〕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①。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②，藏命作奸③，剽攻不休④，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⑤。然其自喜为侠益甚。……

这里先介绍了郭解的身世、外形和性格的特点，少年时干了一些坏事，长大以后改恶从善，成为有名的豪侠之士。后面就通过几件具体的事情，在矛盾冲突中表现出他侠义的性格。最后，作者对郭解其人发表一番议论。《冯燕传》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文章的格局：

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专，为击毬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斗者，燕闻之往，搏杀不平；遂

①这句说郭解是擅长于相人之术的许负的外孙。 ②交：指所交的朋友。这句是说不惜拚着命为朋友报仇。 ③藏命作奸：窝藏犯了法的亡命之徒。 ④剽攻不休：经常掠夺别人的财物。 ⑤这句是说给与人家的很多，而期望于人家则很少。

沉匿田间。官捕急，遂亡滑^①。益与滑军中少年鸡毬相得。时相国贾公耽在滑^②，能燕材，留属中军。……

作了以上介绍后，文章描写了冯燕与张婴之妻私通的过程。这件事本身当然是不足取的。但婴妻为了取媚于冯燕，竟借机把刀给冯燕；冯燕没有杀她的丈夫，倒把这个不讲夫妻情谊的女人杀了。而张婴却因此蒙冤，屈招杀妻之罪，官府把他押赴刑场处决。正在生死关头，“有一人排看者来，呼曰：‘且无令不辜死者。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正是通过这场生与死的尖锐矛盾冲突，表现了冯燕的豪侠性格。作者在结尾议论中，所赞许的也是这种性格：“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就题材来说，《史记·游侠列传》与唐传奇《冯燕传》，各自都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但从文学的继承性来看，后者显然是受前者的影响的。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比《左传》、《战国策》更多样化，形象也更完整丰满。象《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名篇，都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借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展现人物的性格，并能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以及切合人物身分、处境的个性化语言，把各种类型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在忠实于历史的原则下，对某些人物的描写有所夸张，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本质特

①亡滑：逃亡到滑州。 ②贾耽：唐德宗时的良将能臣，曾任义成节度使，后来任宰相，封魏国公。传见《新唐书》一百六十六卷。

征。作者还善于运用渲染环境气氛、烘托对比等艺术手法,突出人物各自的个性,描写惊心动魄或悲壮凄凉的场面。这是志怪小说所不能企及的,而唐人传奇则可与之媲美。

野史别传对小说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都引用了大量野史别传或笔记小说中较为完整的资料,使这两部书中的人物描写更具体化、形象化,也具有更多的小说成分。本来,史笔贵在简约切实,文学则需细腻夸饰。例如陈寿写的《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叙述曹操早年的为人和简历,比较概括,而在裴松之的注中,引了《曹瞒传》、《异同杂语》等外传杂记,就使概括的“史笔”,演化为接近于文学家的小说创作了。它把人物的对话、行动以至神色容颜,都描绘了出来,曹操狡诈机变,多谋善断,勇武果敢的性格特点,就跃然纸上。再如《三国志》写官渡之战时,袁绍谋臣许攸投奔曹操的情节,也较简要,而注中引《曹瞒传》描写曹操跣足迎许攸、夜袭鸟巢的情景,绘声绘色,人物的音容笑貌,呼之欲出。又如《三国志》记述曹操自潼关渡河与马超激战,未渡而被马超袭击,写得很简单,《曹瞒传》则把这件事描写得饶有风趣,富于传奇性,在矛盾冲突极其尖锐的环境中,刻画了曹操临危坦然、豁达乐观的统帅风度和气派,并以诸将的“惶惧”、“悲喜”、“流涕”与曹操的谈笑风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曹操的形象。类似《曹瞒传》

这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别传野史，在《三国志》注或《世说新语》注中被引用了很多，如《汉晋春秋》、《魏氏春秋》、《英雄记》、《江表传》、《晋阳秋》等等。这些野史别传，虽传人事，而尚夸饰，奇闻逸事，多为所录，既异于正史列传，又不同于志怪小说的离奇无稽。它们在记叙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对唐人传奇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四) 小说至唐代而一变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史传文学尽管含有小说的成份，甚至能够塑造出完整的人物形象，但是毕竟不是小说；志怪小说也还只是小说的雏型。唐人传奇则在继承史传文学、志怪小说的传统基础上，又有重要的变革。所以，称唐代的文言小说为“传奇”，实质上就包含着这样的意义：过去的野史杂传、志怪笔记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着新的发展变化。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唐传奇在小说史上所起的变革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作者来说，到了唐代才有意识地进行小

①《中国小说史略》。

说创作。无论是古代神话传说或稗官所搜集整理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①，都不能说是有意识地创作小说。固然，人类社会幼年时期产生的神话，与后来的小说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是，它本身并非小说，作者也没有意识到是在创作神话小说。至于史传文学，特别是野史别传，虽然包含有小说的因素，某些杂传甚至就是小说，可是作者毕竟是旨在写史记实，成一家之言，不过野史杂传者流，不象正史那样严格尊重史实，表现作者主观的爱憎褒贬成分较多一些罢了。说到六朝志怪小说，则旨在崇扬道、佛，而不是着意于文学创作；志人小说，主要又只记述上层社会轶事趣闻，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便是招聚一些文人编纂旧文成书的，并不是他们的创作，而是士大夫闲暇消遣、相聚“清谈”风习的产物。我们说，到了唐代才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是一大进步。胡应麟就曾说过：“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②所谓“有意为小说”，或“作意好奇”，就是说作者比较自觉地借助小说的形式，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或某种理想，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作家想象、虚构的才能，使故事更生动，艺术形象更具有典型意义。如唐人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虬髯客传》、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②见《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

《谢小娥传》等，似乎都有一些生活真实作基础，经过作家的艺术创造而成的，这些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创作。

其次，从作品内容上来看，唐人传奇更切近现实生活，题材也更加广泛。上至帝王后妃的宫廷生活，或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斗争；下至妓女士子的恋爱婚姻悲剧，或乞儿商贾〔gǔ古〕羁旅行役的生活状况，无不写入唐人传奇之中。从中我们看到的，有蕃将藩镇的跋扈，有女侠豪客之奇行，有关系国家治乱的重大事件，也有涉及音乐伎艺、朋友情谊等日常琐事。传奇所描写的生活面，几乎触及到隋唐社会的各个角落。笔锋所向，既多揭露黑暗丑恶现象，也有对光明理想的追求。真是五彩缤纷，美不胜收。有些作品，虽然也属于搜奇记逸之类，沿袭六朝小说的遗风，写鬼狐仙妖，求道炼丹等虚妄之事，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当时常见的人物，即使写鬼狐神仙，如《任氏传》、《柳毅传》、《李章武传》、《裴航》等，也都富于人情；故事情节的安排发展，既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于情理之中。就单篇作品而论，好象是一幅短小的社会生活的图画，而集传奇之精粹，则构成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它为我们提供了比某些史籍更为生动、具体的材料，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再次，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唐传奇无论是构思